



跨年时间,总有忙着盘点与决算的人。没有电脑的年代,算盘上的每一声清脆,都在为时光落锁,为新旧年的交替奏响背景乐。

## 噼里啪啦算盘声里又一年

一处数字疏忽,排查3个小时

年终决算夜,眼睛红手臂酸

年末岁尾,是财政部门最紧张忙碌的攻坚时刻。上世纪80年代没有电脑,数据计算与汇总全靠一把算盘当家。那些日子,机关办公室里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整日此起彼伏。

我至今清晰地记得1986年12月31日,窗外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接元旦,屋内我们全局人员忙着工作。我一遍遍电话催办,直到当晚8点,各县区的报表才全部送达。来不及歇口气,立刻投入战斗:逐张报表校对收支是否平衡,核对数据是否吻合,发现差错便第一时间打电话核实更改,指尖在算盘上翻飞,眼睛死死盯着密密麻麻的数字,连喝口水都要争分夺秒。这般连轴转,一晃就忙到了半夜,校对工作收尾,真正的汇总硬仗才刚刚打响。

十几个县区,几十张报表,每一个数字都要手动累

加,算盘珠子拨得发烫,手心沁出细汗,容不得半点疏忽,一个数字错了,便满盘皆输。到后半夜3点,所有报表总算汇总完毕。我不敢懈怠,又逐张复核平衡情况,心头猛地一沉:差了一万元。我瞬间慌了神,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,接着便从头排查,一张张报表翻看,一行行数字核对,一趟趟算盘重算……

这一排查便是整整3个小时。当新年的曙光透过窗棂洒进办公室,我终于找到那处疏忽的数字,如释重负。这时才发觉,脖子早已僵硬得转不动,手指因为长时间拨算盘发麻不听使唤,脑袋像灌了浆一般昏沉,连腿脚都变得迟钝。稍稍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子,来不及感慨新年的到来,桌上的纸笔已备好,新一轮的财务分析,还要继续落笔。(辽宁铁岭 胡萍 71岁)

在银行工作了30多年,每年都有一个夜晚如同年轮一样刻在心里——那就是年终决算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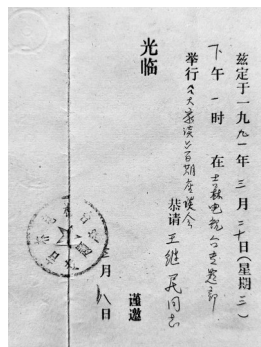
刚参加工作时,手工账本上工整的字迹、存单上红色的印章,都让我满心新奇。到了年终决算夜,办公室灯火通明,全年的存款底单、贷款底单堆积如山,我们埋头在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中。食指飞快地拨动算珠,眼睛紧盯着数字,嘴里念着金额,空气中只留下纸张翻动和算珠碰撞的清脆声音。一旦总数不一致,就要重新核对所有的票据,眼睛红了就用湿毛巾擦一擦,手臂酸了就互相打气。

记忆里,这样的夜晚很多。有一次,我独自分管年报,从下午3点就扎在了数字堆里,晚饭是行长捎来的两个包子,就着

白开水匆匆下咽。夜里9点,年报整理完毕,自查无误,赶忙转身去帮对面的老张。他卡片账核查三遍都对不上,急得脑门冒汗,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我帮他一张一张梳理,最后发现是一张50元存单的利率算错了。错误找到时,老张指间将熄的烟灰一颤,落了。他长长吐了一口气:“强子,明天油条管够。”

到了晚上11点多,行长召集我们一起吃夜宵。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喝着聊着,一年的辛苦和对新年的期待,仿佛都包含在这顿夜宵里了。行长举杯说:“大家今年都很辛苦,明年还要继续努力。”大伙一起举杯,同事间的情感随着火锅的热气变得更加热烈起来。(江苏南京 邹强 52岁)

## 收到请柬上电视



1991年3月,我收到一份来自吉林电视台的请柬,邀请我参加《大家谈》栏目开播百期座谈会。

《大家谈》是当时吉林电视台深受观众喜爱的一档访谈节目。我每期都看,还时常给节目组写信提点小建议。能受邀参加《大家谈》百期座谈会,对我来说,是一个惊喜。开会前一天,我从500多里外的农村赶到吉林电视台。座谈会开始后,见平时只在电视里见到的主持人就在眼前,我真有点激动。我在会上谈了对节目的几点建议,还参与了关于婚恋话题的讨论。当好几台摄像机的镜头同时转向我时,我有些紧张。

这期特别节目播出时,里面有好几个我的镜头。不少看过节目的邻里乡亲见了,总会笑着打趣:“你可是咱们身边的电视明星啦!”(吉林通榆 王继民 59岁)

## 缝纫机在岗20年



1988年冬季,我从部队回冀南农村结婚。有着裁缝特长的妻子,带来了一台缝纫机。乡亲们得知她有这个手艺活,常常找她缝补修改衣服,她都热情帮忙。10年后,1997年7月,妻子随军,把缝纫机给托运了过来。她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就在小区开了一家缝纫店,一干就是10年。后来,她的视力变差,不能再穿针引线,这台缝纫机就算退休了。(河南郑州 李朝云 61岁)

## 买辆“凤凰”当兄弟



1995年9月,大学毕业后我在乡镇中学当上了孩子王。学校距家16里路,我每天两头跑,早出晚归,梦里闪现最多的是一辆亮锃锃的“凤凰”牌自行车。一个月后,我拿到了第一笔工资——360.8元。加上50元教师节补助,一共是410.8元。当晚,我将400元钱交给父亲,请他代购自行车。次日下午,我见到了梦寐以求的“凤凰”。父亲告诉我:“凤凰”可不便宜,花掉了398元,你可要当兄弟一样好好珍惜。

第二天清早,我神气活现地骑上了“凤凰”。到校后,我担心学生搞恶作剧,把车子扛到了4楼卧室。就这样,我每天做着同样的运动。一些同事打趣:你这到底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?我笑着说,我要和“兄弟”双宿双飞!(湖南衡山 汪维扬 55岁)

## 一张单子,一次命运转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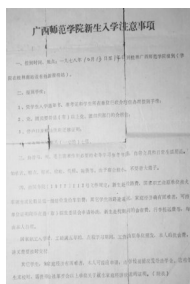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10月“广西师范学院新生入学注意事项”这张单子,我至今收藏着。对我来说,这张纸意味着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。

根据“注意事项”,报到时间是1978年10月13日至14日。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,因录取工作量大,报到时间推迟了一个月。新生凭入学通和书、准考证和学生所在单位行政介绍信,办理报到手续。同

时,带户口及粮油供应迁移证明,自带马、列、毛著作和业务学习参考书籍,自带文具和日常生活用品,“如单衣、棉衣、棉被、蚊帐、铁桶、碗筷等”。

当时规定:国家职工入学时,工龄满5年的,在校学习期间,工资由原单位照发,本人的伙食费、讲义费按时交付。其他学生,家庭经济困难者,本人可提出申请,由学校视情况发给助学金。

入学时,我带来了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,获得每月4元的甲等助学金和10元钱的一次冬装补助金。根据规定,我入学前是知青,读大学4年可以连续计算4年工龄。(广西南宁 黄贵宁 66岁)



## 同学少年,情谊正好

这张黑白合影照上,两个六年级少年并肩而立。高个子少年叫刘艳党,长袖外衣的拉链几乎拉到顶,抿着嘴瞪着前方,眼里满是少年的倔劲;矮半头的少年就是我,白衬衫扣得整齐,方脸宽嘴,利落短发。我们两个一同望向镜头,像两株刚冒尖的白杨树。

1984年初秋,我踏入刘屯完小读六年级,认识了刘艳党。我们很快成了形



影不离的伙伴。学校在村西,他家在村东,每天放学,我总是先陪他走到他家附近,再独自向北走向自己村子。长长的乡间大街上,洒满了我们毫无顾忌的笑闹

声。有一天中午,他拉我去家里做客,伯母包了茴香鸡蛋馅饺子,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。

1985年5月,和同学们拍过毕业集体照后,我俩一时兴起,拉着对方拍了这张照片。如今再看这张照片,黑白光影里的少年早已添了华发,可那份并肩而立的情谊,却像陈酒,越品越香。(河北衡水 尚庆朝 53岁)